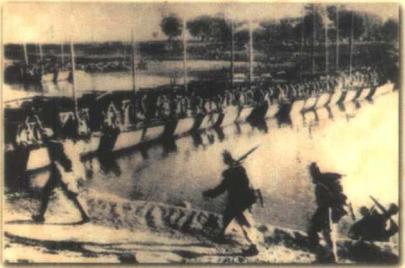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史

潘强恩 编著



淮海 決戰



远 方 出 版 社

第二十五卷

淮海决战

潘强恩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中国现代史丛书/潘强恩编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7

ISBN7 - 80595 - 482 - 8

I. 中… II. 潘… III. 现代史 - 中国 - 1919 ~ 1949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106 号

中国现代史丛书

淮海决战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9 字数:4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482 - 8/K · 27

定价:798.00 元(全 28 册)

目 录

忧虑重重难选择	1
非同寻常三个排	8
总攻令下打黄维	12
小诸葛如意算盘	20
拼死血战大王庄	25
二公子阵前碰壁	35
刘汝明卖友求荣	47
尖古堆大战毒气	60
双堆集胜利之夜	66
有三个败军之将	69
坦克在悄然遁去	74
陈刘西柏坡之行	85
喧闹的地狱景观	88
淮海奇观劝降忙	106
陈官庄新年即景	111
粟司令发起总攻	115
败军之将邱清泉	121
淮海大胜惊世界	129
大战之前众生相	134

张家口撒下大网	138
郭景云进新保安	155
林彪率东野入关	162
丰台失陷折翅膀	167
傅总劝降郭景云	173
郭景云争风吃醋	178
新保安死水微澜	190
安春山成了伙夫	197
新保安陷入孤城	203
军长躲进掩蔽部	216
怎样打响第一枪	227

忧虑重重难选择

杜聿明虽然相当疲倦，却怎么也睡不安生。凌晨时刚刚迷糊，又被一阵乱枪惊醒。

经过两个昼夜的强行军，12月2日晚部队已安全到达远离徐州一百余里的李石林、孟集一带。由于部队建制混乱，又有空军通报说发现大部队共军由濉溪口南北向永城前进，杜聿明考虑夜行军会与共军混乱穿插，于是决定休息一晚，次日再向永城进发。

雾散天开，阳光明媚。杜聿明浏览了一遍各兵团前进报告，用过早餐，正准备登车启程，邱维达派员送来了邓文仪空投的总统手谕。

原来，蒋介石心里放不下被困的黄维兵团，看杜聿明率部安全到达李石林地区，头脑又发热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好战机，临时做出了“南打北进”解黄维之围的决定。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杜聿明想，别管他，向永城前进！可又想，如按原计划撤到淮河，再向共军攻击，果能解黄维之围，尚可将功补过；若沿途遭共军截击，损失重大，又没解黄维之围，老头子势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己，弄不好要受到军法裁判。唉，战亦死，不战亦死，如之奈何啊！杜聿明仰天摇头，苦闷之极。

“命令各兵团停止前进。”杜聿明决定召集兵团司令官共商决策。

很快人就到齐了。李弥没来，派来了副司令官陈冰。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脸色黯然，默不作声。

杜聿明说：“如果依原计划行动，到达目的地绝无问题；如果照此命令打下去，未见得有把握。”

邱清泉的部队血洗孙庄，混战潘塘，鏖兵褚兰，虽迭次受挫，却还未曾惨败过，并总有星星点点的战绩点缀征程。他看杜聿明忧虑重重，颇不以为然，说：“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

陈冰说：“有把握吗？”

“要靠你们，全完蛋！”邱清泉指着陈冰的鼻子大吼起来，“你们是怎么掩护的？老子的汽车队还没全跟上来，你们就溜了！”

陈冰也不示弱：“谁叫我们掩护了？你别自己倒霉找我们出气！”

两人大吵起来。

掩护邱清泉的任务本来是交给孙元良的。孙元良自知理亏，看邱清泉如此气焰也不敢说撤退了。他是一个机巧的人，只说了句：“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从命令。”

邱清泉看看杜聿明还犹豫，将桌子一拍，信誓旦旦地说：“总座，照命令打吧！今晚调整部署。从明天起，我第二兵团担任攻击，第十三、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

“大家再看看命令。”杜聿明总不大以为然，“多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全军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

几个人又将总统手谕看了一遍，神情更加沉重起来。

杜聿明暗想，整整一日行程已被耽误，现在走也晚了，打亦无望，反正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于是做出决定：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能攻即攻，不攻即守。同时电报蒋介石，请求空投粮弹。

4日，攻击开始。

于是，又一个奇特的战争景观展开了。

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以四十五、四十六两个师为前锋，集中5个团以上的兵力，向南滚进；李弥、孙元良两兵团在东西两侧逐次跟进。淮北平原，东起张寿楼，西迄赵破楼，北自袁圩，南止李石林，由炮火和拼杀形成一股方圆四十余里的战争台风，向南方缓缓移动。“台风”所及，房倒屋塌，草木焦萎，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杜聿明在“台风”眼里，可这里并不平静。

6日，“台风”艰难地向南推进到陈官庄地区，就只能原地打转了。邱清泉带着一脸恼怒，和孙元良来见杜聿明，火爆爆地说：“要重新考虑一下战略！”

孙元良在这两天的攻击中，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他深感共军来势凶猛，国军力不胜支。他这回首先发言：“总座，目前共匪东北野战军已南下，而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多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并不乐观。相反，突围尚有可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总座独断专行，才可挽救大军。”

邱清泉击节叫道：“我同意良公意见！”

“丙仁呢？”杜聿明问李弥。

李弥沉吟半晌，说：“请总座决定，我照命令办。”

杜聿明真是又气又恨。他站起来，浩叹着说：“是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们如果三天前说这话，定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今天，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脸面去见老头子！”

邱清泉有点儿不好意思，但仍鼓起勇气说：“总座，不要紧，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二兵团保驾，你安全突围。”

“好吧。”杜聿明苦笑一下说，“一个兵团如能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否则不如遵命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救我们出去，当然好；不然，只有为他尽忠了。”

这晚，犹如一道闪电霹雳将淮北平原上这团隆隆滚动的战争黑云訇然炸裂，国民党军三个兵团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全线突围。

孙元良突围心切，命令部队将重武器和装甲运输车悉数破坏。从二兵团五军阵地越过王引河，潜跃而出，但在薛家湖一带遭解放军迎头猛打。势欲缩回，又遭五军强烈火力阻射。顿时，死伤枕藉，哀嚎彻夜，一万余主力或死或伤或擒。中将军长胡临聪、汪匣锋等被俘。孙元良趴在老乡床底下才得以幸免，尔后，化装逃出。十六兵团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邱、李两个兵团调整部署后，乃合力南攻。邱清泉建议以他的“集团冲锋”对付解放军的“人海战术”：每次攻击集中五个师以上的兵力，以坦克为先导，蜂拥出击，以倾天裂地之势，一举撕破解放军的防御。于是，连犯刘楼、郭楼、

李楼、孙庄……然而，鲁楼，这个仅有72户人家的极为普通的村庄竟然遏止了邱清泉的凶焰，成为他们南下不可逾越的屏障。

坚守鲁楼的是华野十纵二十九师。

正在这关键时刻，12月4日，通往总前委和华野司令部的电话接通了。

张震一听是陈毅司令员的声音，不由得把话筒握得紧紧的。

自从陈毅6月份率部分同志去中野工作，他们已半年没有见面，也没有电话联系。只是在来往的电报中时时闪跳出十分熟悉的姓氏，在这空阔辽远的战场上，如天空的星斗互相默默地照耀着。

“陈司令员，你好吧？”张震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一个劲地问好。

陈毅的嗓音很响，震得张震的耳根子发麻：“张震啊，我们这里正收拾黄维这个老冤家，你们那里一定要把杜聿明看住，绝不能让他跑出来了啊！”“好！好！”张震狠劲地点头，似乎陈毅就站在他面前。

“有困难吗？”

“没有！”张震的口气很坚决，“请你放心！请刘司令员、邓政委放心！”

“无论如何要把杜聿明堵住！”陈毅的语气十分严峻；“一定要堵住！”

杜聿明集团离双堆集不足七十里了。如果堵不住，让他与黄维合流，其后果可想而知。

将军的决心是靠士兵的勇敢来实现的。

粟裕将电话打到坚守鲁楼阵地的二十九师，传达总前委首长的指示，询问阵地情况。二十九师已伤亡近半，有的连队只剩下三四个人，但肖锋师长坚定地表示：“请粟司令转告总前委首长，人在阵地在，我们决不后退一步！”

鲁楼阻击战坚持了十天十夜，杜聿明集团终于未能前进一步。这个只有 72 栋房屋的村庄在战火中涅槃，如果说它得到了永生的话，那就是关于淮海战役的文字记载里，总少不了它的英名。

杜聿明见突围无望，决定就地固守。他连连电告蒋介石，速调大军前来增援。他知道，西安胡宗南、武汉白崇禧手里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华野将士乘势缩紧包围，加固工事，将杜聿明集团重重叠叠地包围在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陈官庄地区。

杜聿明的前进指挥部设在陈官庄农民家里。这是一个四合大院，南房住邱清泉，北房住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高参，西房住杜聿明。院子中间有一棵水桶粗的老槐树，叶落枝秃，在寒风中发出呜咽的鸣声。

一天，太阳暖洋洋地照在陈官庄的上空，解放军的攻势也似乎弱了些。杜聿明正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理发，没有突围出去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来了，在院子里看了看，欲言又止。

尹天晶擅观天象，深谙阴阳五行，又会江湖艺人的拆字。有一天，孙元良对邱清泉说：“你叫他给你拆个字吧，可知凶吉。”邱清泉不信生死报应却信凶吉，他那时不愿驻防商丘就

是如此。听孙元良一说，也就写了一个“笑”字，心以为不会不吉。可尹天晶看了，皱着眉不说话。

“说嘛！”邱清泉很豁达，“穷算命，富烧香，只不过一场游戏。”

尹天晶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的脸立即黑了。

在尹天晶的眼里，杜聿明的指挥部设在一个不祥之地。

邱清泉正从住室里出来，看见尹天晶，就想起“二人升天”那句话，心里有些不畅，说：“尹监察官，今日天象如何？”

“见笑，见笑，”尹天晶扮出笑脸，走到邱清泉跟前，神秘地说，“邱司令官，说真的，这个院子不吉啊！”

“嗯？”邱清泉眼里闪出怒光。

“是这样，”尹天晶在手里比划着，“这院子四院合围，而中间却是一棵大树，即木。你看，”他在手中划了个“口”，又在中间加一个“木”，“邱司令官，这不是‘困’吗？”

邱清泉心里怔了一下，来到正剃头的杜聿明前，指着尹天晶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

“啊？”杜聿明也迷信起来，心里很是焦躁，脑袋不由自主地左右摆动，弄得那剃头师傅无所适从。

“砍掉！”杜聿明说。

尹天晶自告奋勇：“我去组织人。”

树倒是砍了，围却是未解。尹监察官不曾想到，四合院里虽然没有了树，却依然住着人。“口”里虽无“木”，“人”却是在的，岂不又成个“囚”字了吗？

非同寻常三个排

总前委是11月23日从临涣集文昌宫突然迁到小李家的。先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临涣集。

当时，黄维兵团已抵达浍河南岸。刘伯承运用《孙子兵法》中“围师必阙”的妙着，提出在浍河南北设置袋形阵地：“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黄维兵团果然中计。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口袋里一下子装进12万人马。

总前委的三位领导聚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会后，总前委决定迁至小李家。

小李家是个有四十来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村周围柏树环绕，郁郁葱葱。好几片柏林黑压压的，风过林响，荒寂森然。全村二百多人口无一经商，虽有一户富农，但只知死做农活，不问青天寒热。全庄的人都姓李，就这样不知从何年何月、几家几户默默地生殖繁衍，如一片野草几世几劫地自生自灭。

淮海大战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庄推到了历史的浪尖。由于它正好处于徐宿铁路、徐阜公路之间，它便作为南京统帅部“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一次次赫然触目地标写在国防部作战厅的地图上。每天都有几

群飞机在它的上空侦察过往。临涣集被轰炸后，总前委将指挥部移至这里，是南京统帅部万万没有料到的。

先是来了几个解放军，一个叫张生华的领头，号房子，哪儿住一排，哪儿住二排，哪儿住三排。老百姓知道一排人马三四十，看看自己的小房间，着实摸不着头脑。后来人来了，车来了，直到小车来了，停在柏树林里，他们才讶然发现：原来，每排只有一个人。“一排”是个戴眼镜的高个子，“二排”是个戴墨镜的胖子，“三排”是个精神饱满的小个子。

小李家顿时热闹起来，电话铃频频传响，辣椒味阵阵呛人。那三个全是一口四川话，“啥子”、“要得”、“格老子”，抑扬顿挫，韵味十足。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凡老乡都不准接近这三个人。当兵的看得很严。无论他们谁出来，都是老远跟着一个兵。前头来了老乡，那兵就挥挥手，让老乡绕开。

这三个人可不得了呢！

小李家的老乡们时时远远地打量他们，揣度他们，像望着天上的星星。他们不可知而又不甘不知。于是，就留下了很多传说。其实，这是三个极普通的人。就说他们的嗜好吧！刘伯承喜欢看书。战事这么紧，他也要在那文字的浪涛间颠簸他的心灵之舟。陈毅爱下围棋。在华野时，谭震林是他的对手。谭震林太稳太慢，陈毅老是急得哇哇叫。来中野后，棋友是邓子恢。但邓子恢爱和陈毅开玩笑，每个把子儿是常事，非要赢陈毅不可。陈毅岂是认输的角色？于是每盘棋必争吵一顿，“再不跟你来了！”可下次他又得来。邓小平玩扑克

克是众所周知的。当初大军东来，路过开封，因军情紧急，陈毅为未能进东京一游而大为遗憾，邓小平却笑而不语。他让医生为他进城买了一副新扑克。于是，一有闲暇，他就把弄那六九五十四。前些天，当黄维命令以四个师为先导突围，廖运周决定战场起义时，邓小平等前线的战况等得有些心焦，便从口袋里摸出了已经只有七成新的扑克，往土炕上一放，自己端个小凳子坐在土炕前。

那一天，刘伯承歪在里屋的土炕上打盹，手里还拿着一本书。陈毅走过来，侧身往土炕上一坐，衣服绷得紧紧的。几个月前，陈毅带着华野的一部分电台到中野协调两大野战军作战时，卫生队长翟光栋给他检查身体，他大大咧咧地说：“我的保健医生好当！我这人爱吃爱玩，就是不爱生病！”他想以此拒绝检查，但翟光栋坚持要查，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好，检查吧，身高 1 米 70，体重 185 斤，因平时爱吃肥肉，屡劝不改，有发胖趋势。”这后一句未免谦虚。事实上，他已经不能再胖了。陈毅坐在那里看邓小平洗牌，一会儿是扇形，一会儿是梯形，有时凌空交叉，有时落地结合，看似落叶纷乱，转眼叠如刀裁，哗哗作响，习习生风……

这一天是 1948 年 12 月 5 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下达的命令，应该是总前委决定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的总攻击令。

当中野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在电话上向总前委报告，已把巨大的袋形攻势的最后口子扎上的时候，邓小平政委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难得地露出了可掬的笑容，作战室内外到处传送着这一喜讯。陈毅司令摘下挂在墙壁上的军用水壶，给邓小平、刘伯承，也给自己满满斟了一杯白兰地。刘

司令员顾不上端起酒杯，用手指着地图上的双堆集，兴奋地说：“黄维这12万兵马，被围在20里长、15里宽的地段上，这极好算账，平均每500米宽的地段上，就有四百多个敌人官兵，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他用浓重的乡音说：“真是十五个驼子困觉——七拱八翘地挤在一起罗！”

“黄维兵团，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邓小平站起身来，在作战室里走了个来回，“我倒要看看他守着这两个尖谷堆，怎么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消灭黄维兵团，这是淮海战场上承前启后关键的一仗！”陈毅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白兰地，扭头吩咐参谋，“要张震参谋长的电话！”接通后，陈总握着耳机说道：“你们要严密监视杜聿明集团，要配合中野作战，保障南线彻底歼敌！”

陈毅放下电话，点燃一支香烟，和邓小平在一张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图前纵览淮海战场的全势。这时，刘伯承司令员，特意换上了深倍数玳瑁花镜，又靠着放大镜的帮助，察看图上的浍河流域。著名军事家刘伯承以“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而著称于世。他常说：作一个指挥员，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这样才能做一个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人们形容他的指挥是大马金刀，纵横驰骋，似海立云横，如电闪雷鸣；有时又细流涓涓，鱼石可数，云敛风轻，像雨过天晴。他指挥部队犹如疾风细雨般地把黄维兵团包围起来，此刻又轻风细雨般地在浍河上游寻找敌人的破绽。他对身旁的作战参谋说：“命令部队把敌人逐到浍河北岸。不让敌人靠近水源！”

总攻令下打黄维

1948年12月5日，总前委下达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命令。

这个严厉的总攻击令由总前委作战室直接传达到一线部队。此刻，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的阵地上已构成一圈长达三四十里的环形电话网。一股股传导着命令和决心的钢丝铜线紧箍咒般地箍在了黄维的头上。

6日下午4时30分，总攻在猛烈的炮声中全线展开。

中野从艰苦的阻击战打响到此刻发起总攻，已伤亡两万余名将士。但整个部队响应刘、邓首长“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决战号令，人人宣誓，全部做好了在黎明前倒下的思想准备。

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巡视着他的战场。

他决定实施他的“刺猬胀蛇法”，命令各部紧缩猬刺，以民宅为核心，以地堡群为骨干，依托坚固工事，夜晚坚持抗击，白天则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突袭反攻。

胡琏登上了平古堆。

东方烟尘滚滚，激战犹酣。胡琏拿过报话机，向南京用明语大喊：“共军吃不了我们！”